



青 铜 葵 花
获 奖 作 品
铜 葵 花 奖

溪山雪

马三枣

著



溪山雪

马三枣
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 三天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溪山雪 / 马三枣著. -- 北京: 天天出版社, 2018.5

(青铜葵花获奖作品)

ISBN 978-7-5016-1371-7

I. ①溪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儿童小说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24249号

责任编辑: 王苗 郭聪
责任印制: 康远超 张璞

美术编辑: 林蓓

出版发行: 天天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42号

邮编: 100027

市场部: 010-64169902

传真: 010-64169902

网址: <http://www.tiantianpublishing.com>

邮箱: tiantiancbs@163.com

印刷: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印张: 6.75

插页: 2

版次: 2018年5月北京第1版

印次: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120千字

印数: 1-10,100册

书号: 978-7-5016-1371-7

定价: 22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

序

曹文轩

“青铜葵花”是一项文学奖，像所有有着新型文学主张的文学奖一样，此奖也是一项对文学的解读和阐释。

何为文学，文学何为？文学的根本使命大概是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，有此使命无疑是崇高的。实际上，我们的文学先人一直是这样看待文学的。文学之所以被人类选择，是因为人们发现文学有利于人性的改造和净化。人类完全有理由尊敬这样的文学史和文学家。文学从开始到现在，对人性的改造和净化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。在现今人类的精神世界里，有许多美丽光彩的东西来自文学，在今天的人的美妙品性中，我们只要稍加分辨，就能看见文学留下的痕迹。没有文学，就没有今日的世界，就没有今日的人类。人类应当像仰望星辰一样，仰望那些创造了

伟大作品的文学家。没有文学，人类依旧还在混盲与昏暗之中，还在愚昧的纷扰之中，还在一种毫无情调与趣味的纯动物性的生存之中。

文学要有道义感。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以道义为宗的。必须承认，固有的人性远非那么可爱和美好。事实倒可能相反，人性之中有大量恶劣的成分。这些成分妨碍着人类走向文明和程度越来越高的文明。为了维持人类的存在和发展，人类中的精英分子发现，在人类之中，必须讲道义。这个概念所含的意义，在当初必然是单纯和幼稚的。然而，这个概念的生成，使人类走向文明成为可能。若干世纪过去了，道义所含的意义也随之不断地变化和演进。但它也慢慢沉淀下一些基本的、恒定的东西：无私、真挚、同情弱小、扶危济困、反对强权、抵制霸道、追求平等、向往自由、尊重个性、呵护仁爱之心。人性之恶，也会因历史的颠覆、阶级地位的更替、物质的匮乏或奢侈的原因和作用，时有增长和反复。但文学从存在的那一天起，就一直高扬道义的旗帜，与其他精神形式，比如哲学、伦理学等，一道行之有效地抑制着人性之恶，并不断地使人性得到改善。

当年，徐志摩先生是这样理解文学的。他说：“托尔斯

泰的话，罗曼·罗兰的话，泰戈尔的话，罗素的话，无论他们各家的出发点怎样的悬殊，他们的结论是相调和呼应的，即使不是完全一致的。他们柔和的声音，永远叫唤着人们天性里柔和的成分，要它们醒来，凭着爱的无边的力量，来扫除种种障碍我们相爱的势力，来医治种种激荡我们恶性的狂疯，来消灭种种束缚我们的自由与污辱人道尊严的主义与宣传。这些宏大的声音，正比是阳光一样散布在地面上，它们给我们光，给我们热，给我们新鲜的生机，给我们健康的颜色……”没有道义的人类社会，是无法维持的。只因有了道义，人类社会才得以正常运转，才有了我们今天见到的景观。一件艺术品，如果它不能向我们闪烁道义之光，就算不上一件好的艺术品。

今日的人类与昔日的人类相比较，其区别在于今天的人类有了一种叫“情调”的东西。而在情调的养成中间，文学有头等功劳。人类有情调，使人类超越了一般动物，而成为高贵的物种，情调使人类摆脱了猫狗一样的纯粹的生物生存状态，而进入一种境界。在这样的境界之中，人类不再是仅仅有用一种吃喝以及其他种种官能就能满足的快乐，而有了精神上的享受。一有情调，这个物质的生物

世界从此变了，变得有说不尽的或不可言传的妙处。人类领略了种种令身心愉悦的快意，天长日久，终于找到了若干表达这些感受的单词：静谧、恬淡、悠扬、忧郁、肃穆、朴素、高贵、典雅……文学形式比其他任何精神形式都更有力量帮助人类养成情调。文学，能用最简练的文字，在一刹那，把情调的因素，输给人类的血液与灵魂。但丁、莎士比亚、歌德、泰戈尔、海明威、屠格涅夫、鲁迅、沈从文、川端康成……一代一代优秀的文学家，用他们格调高贵的文字，让我们的人生，变成了有情调的人生；从而使苍白的生活、平庸的物象，一跃成为可供我们审美的东西。情调，改变了人性，使人性在质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。

“青铜葵花”是一项儿童文学奖，它可能更在意我们以上所说的文学原则和景象。因为它的对象是儿童，而儿童决定了未来民族和人类的品质和质量。道义、审美、悲悯情怀等大概是这一奖项永恒的取向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山风 / 1
- 第二章 春溪 / 35
- 第三章 映月 / 69
- 第四章 追鱼 / 89
- 第五章 宝塔 / 120
- 第六章 落花 / 146
- 第七章 飞雪 / 171
- 《溪山雪》专家评语 / 207



第一章

山风



慧宽的手，白嫩嫩的，白得像小清湖里的莲藕。指头纤细，指甲圆鼓鼓的，闪着光泽。

小云的奶奶每次到大庙里烧香，都要拉起他的手，说：“瞅瞅这小手，软软乎乎的，有福气呀。”

小云奶奶的手像砂纸似的，搓着他的手心手背。

慧宽想把手抽出来，尤其是有香客在旁边的时候。可是，看到小云奶奶笑眯眯的，很享受的样子，他就忍

住了。

小云奶奶差不多把他当成了亲孙子。老太太六十多岁了，风吹日晒，脸上堆了满满的褶子，目光却是那么慈爱。慧宽喜欢春天，他觉得这目光就是春天的阳光，站在阳光里，是很舒服的。

隔三岔五，小云奶奶就给他包顿饺子，招呼他下山去吃。

别看老太太的手粗糙，包饺子却像快刀斩乱麻，擀面杖滚动三两下，就飞出一张又薄又圆的饺子皮；筷子头撮起的饺子馅儿总是不多不少，稳稳地扣在面皮上；两对粗大的拇指与食指轻轻一捏，一个胖嘟嘟的饺子就坐在了盖帘上，金元宝似的。

慧宽爱吃饺子，师父却偏爱包子。师父的牙，掉了好几颗了，不笑的时候，也能看到门牙边上黑洞洞的豁口。七十多岁的人了，一辈子粗茶淡饭，吃惯了，偶尔他会包一顿包子，素馅儿的。大蒸锅一屉六个，中间摆一个，四周放五个。掀开锅盖，浓浓的蒸气渐渐散去，云雾缭绕中，慧宽拍着手喊：“莲花开了！莲花开了！”一屉包子，真的像一朵绽放的白莲呢。这么好看的包子，慧宽顶多吃两个。小云奶奶的饺子，他能吃满满的一大海碗。

小云笑嘻嘻地赞叹：“小和尚，你的胃，能大能小，弹力真好！”

慧宽就放慢了咀嚼的速度，看一眼小云奶奶。

奶奶说：“男孩子，正是贪吃贪长的时候。”

“老和尚的包子，他怎么只吃俩呢？”小云的嗓门儿大了，头上翘起来的羊角辫儿跟着颤动。

“我师父的包子，个头多大呀！”慧宽低着头，夹饺子。

“老和尚的饭量，还吃四个呢！”说着，小云跳起来，“当当当”敲着慧宽的大海碗，“哈哈，我看你是馋肉了，我奶包的饺子里有肉。”

“有肉咋的了？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。心里头有佛就行。”奶奶瞪了小云一眼，对慧宽说，“吃！”

二

腊月二十三午后，一阵北风，吹得檐下的铃铛“叮叮当当”响，惊起了房檐上的一群山雀，“叽叽喳喳”飞向了林子。

慧宽望望山雀，擦了把供案，在观音殿里续上三炷香，对老和尚说：“师父，下午不忙了，我下趟山。”

“下山做什么？”老和尚撂下茶壶。

“买东西。”

“庙里缺东西吗？”

“买条裤腰带。”

老和尚笑着瞅瞅他，知道慧宽想要一条红腰带，马上就是他的第一个本命年了。老和尚跟他说过了，出家人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系什么红腰带呀？可是，慧宽还是惦记着。

慧宽见师父不言语，就解释：“辟邪的，不管你出家不出家，本命年都要系一条。”

老和尚轻轻叹了口气，端起茶壶，慢慢地嘬了一口。

慧宽知道，师父这是默许了，就出了庙门。

这座大庙在半山腰上，其实一点儿也不大，人们叫它“大庙”，是因为它曾经很大。专家考证，大庙的学名叫“石鱼禅寺”，始建于北宋，明朝达到鼎盛，后来逐渐衰败了。如今，这里只剩下一座殿，供奉着观音菩萨，殿后一座禅房，住着师徒二人。

庙不大，这座溪山却不小，它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起伏伏绵延过来，高高地耸起一座山峰。夏季，绿叶婆娑，云雾缭绕，仙境一般。到了冬天，叶子落尽了，溪山裸露出褐色肌肤，像个威风的武士。半山腰上，红墙黄瓦

的一座古庙，好像武士腰间挂了块宝石。

慧宽喜欢溪山，喜欢的是溪山的春天、夏天、秋天，唯独不喜欢冬天，即使它像个武士，他也不喜欢。花儿谢了，绿叶凋了，各色各样的鸟飞走了，在石阶边一直陪伴他的那条“叮叮咚咚”的小溪也消失了，剩下一个孤独的武士，立在风中，还不如飞来飞去的山雀快乐呢。山雀成群结队，多好。

慧宽顺着石板路，一步一步下山了。山下，一个身影正拾级而上，向大庙移动。居高临下，慧宽远远地就看见了，鲜红的头巾那么显眼，他喊了声“奶奶”，就奔了过去，灰色的僧袍在寒风里摆动。

“慢着慢着，别摔喽！”小云奶奶也加快了脚步。

慧宽跑得更欢了，两只脚像鸡啄碎米似的。这段石板路，他闭着眼睛都能跑下去，哪块石头高，哪块石头矮，他清清楚楚。

“奶奶，下午还来烧香啊？”慧宽喘着气。

“要过年了，小云的爸妈说今年要回来，收拾屋子办年货，忙啊！”奶奶从挎包里掏出一团东西，红通通的，“我给你和小云一人编了一条红腰带。”

慧宽接了，微微噘起了嘴，说：“师父不让我系。”

“辟邪的，不管你出家不出家，红红的，总是吉祥的。”





“哈，我就是这么跟师父说的！”慧宽的眼睛闪着光。

他抖开那一团红，是一条红绒线编成的腰带，软绵绵的，握在手里就舒服。

“本命年犯太岁，太岁当头坐，无喜必有祸。这些驱邪护身的东西，今晚就系上。”小云奶奶转身就走，“家里还蒸着年糕呢。”

三

挥舞着红腰带，慧宽奔回庙来。

临近庙门，他慢了下来，散步似的走进去。

“买了？”师父看着他手里的东西。

“嗯。”

“这么快？”

“走得快。”他要回屋了。

“飞毛腿吗？”老和尚瞥他一眼，笑了，“小云奶奶想得真周到。”

他停住了，瞅着师父的眼睛，小小的，有些浑浊了，却火眼金睛。

“瞅什么？”师父瞪他一眼，“许你有飞毛腿，不许我有千里眼？”

“师父，您还有顺风耳呢！”他笑嘻嘻的，目光移到师父的耳朵上。

这是一对招风耳，慧宽愿意叫它“顺风耳”，这耳朵救了他的命呢。

慧宽是个弃儿，师父在庙门口捡到他时，他刚过百天的样子，哭声像小猫叫。这小猫的声音叫起来的时候，是个春寒料峭的下半夜，人们都熟睡了。老和尚的禅房在观音殿后面，那么远的距离，那么微弱的哭声，按理说，他是听不见的，可是他偏偏听见了。也许是因为他熟悉庙里的猫，听得出每一只猫的声音，那些声音能让他睡得很香。这哭声，像风儿掠过树梢，发出轻轻的呼哨，搅得老和尚睡不安稳。他以为是耳鸣，感叹自己老了，后来觉得不对劲儿，堵上耳朵那声音就没了。他披衣出来，循着声音走过去，哭声越来越清楚了。推开庙门，竟是个棉被裹着的婴儿，装在一只藤条箱里。

老和尚收了个小徒弟，溪山村的人都跟着高兴。可是徒弟太小，要穿衣，更要吃奶。没关系，溪山村住着几十户人家呢，有人给孩子缝了红袄，有人为孩子做了虎头鞋，吃的呢，多亏小云的奶奶养了一只羊。

那时候，小云还在妈妈的肚子里，肚皮鼓得很大了，生完小云，妈妈还要跟爸爸进城做活儿，这只羊是用来